

序

錦囊祕錄者何鹽官馮子
楚瞻濟世之書也楚瞻在
母躬業醫逮今四十餘年
搽其術以游於吳越燕趙

之間所全活人不啻億萬
計而猶以為吾攻其伎於
一時不若廣其傳於後世
揆其本于一方不若溥其
利於天下於是覃精研思

雪鈔露纂發先聖之微言
證諸家之同異於氣運之
厚薄的古法今勅為八書
已雕活版尚世杜相國文
端魏大司寇敏果及子姻

家張太宰繡紫三台皆為
之序其義綦詳所以印行
維艱楚瞻重加訂正醵金
開雕於糸師而痘疹之書
先成回請余言以弁其首

余維醫之為道肇於軒岐
而痘之為疔則不知而昉
世之鑿空妄論者謂有神
以主之支離繆誕莫可究
詰而楚瞻一原之於軋父

坤母二五搆精之始其論
平易中正直可與有宗諸
儒之書相為表裏固宜
其投七輒愈而使入無天
札瘥厲之患也然則是書

豈僅以青囊之祕肘後之
方而已哉抑吾聞之未之
生也由勾萌而後至於尋
丈卵之出也由蟄伏而後
至于翼飛楚昭之託始也

是書者其謂吾養之於鬻
馱之初以全其天而後推
意勇之心而長之而老乃
次第以相及也強亦猶安
弱之操縵祭川之先河歟

余退居山墅撥棄文字唯
於醫卜方伎之書時以閱
覽以永朝夕之益以是書
寘之几案既以嘉楚瞻立
志之大用心之勤且所謂

廣母訓開後學者俱于是
乎在而尤望好義之士聲
榮擢力共襄盛系俾年
得憑軾寓目以觀其成其
樂可勝道哉是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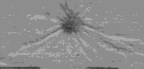
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廿八日

光祿大夫都察院掌院

左都御史加六級折津

蔣弘道纂





卯月

一

序

嘗讀易曰天地之道恒久而

不已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

其九三爻辭曰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而記又引南人之言

以廣之曰人而無怕不可以作
巫醫罔然則自天地日月四時
萬類之紀迄於一伎一能之
末不要之以怕而能始立卒
成者吾未之見也吾鄉馮子

楚瞻誠慤人也勞而業益
長益進老而不棄其可謂
有恒者矣顧猶以業濟一時
若垂後行遠必於書乎是
賴於是本其數十年所心

得者勒成一家言名之曰錦
囊祕錄凡再易版而後得
行於時噫嘻馮子之於此事
勤矣而吾獨舉怕之一言以
蔽之者蓋記提鉤纂運之心

而注之於手也非他人所能
參預則始之難區分類別
既有成書復以雕刻未精
流傳不便則繼之難造飭
工完材重付之政木氏藝既

不訾而好事者寘又成於物
力窘絀之會則終之難乃
馮子獨殫其心思智計間
關三千里外不輟寒暑不
分晝夜竟以一系足之烈而

得遂其自存於時而傳於
後之志藉非有恒之一念
維持周浹於其間豈能勝
任而愉快乎抑吾聞之恒
者常也久也傳曰不息則久

久則徵今馮子久於其業其
起沈疴蘇痼疾者既歷有
證據而余所極不止者則曩
時次兒患痘諸醫倉黃束手
斲為必不可治馮子獨毅

然任之應期奏効不爽毫
末茲且頽然成丈夫是馮
子之大有造於余而其言尤
信而有徵者也馮子之持痘
疹一集問序於余者毋亦以

余言為可徵且欣自考其徵
耶余於軒岐之術未暇旁
究不能妄為稱引惟即身
所被益者原本其有恒之心
而論之如此若馮子能即有

恒者而推極之至於富有日
新而發為盛德大業焉則
又非余之所能限量者矣

康熙壬午冬十二月年家

眷弟南茗胡會恩拜頌

胡會

補

序

夫元氣之消長豈偶然哉其盛也
若或益之其衰也若或損之而其盛
衰之機有積於至微而莫知者是以
聖人察盈虛之理而深未然之慮
為之樹畜以厚其養為之醫藥以

衛其生所以綢繆於未事之先而共
躋於仁壽之域也自氣化漸薄而學
術浸微民生其間以六淫而致疾或
五運而變常有非方書之所能悉
者而方今之士不深辨夫陰陽消
長之理天時人事之宜欲以補偏

救弊調劑適均也不已難乎又其
甚者虛實未悉寒熱不分而膠
劑成方以試夫變態百出之疾參
苓梔柏雜然並進故安者日只於
危者日趨於亡而其人反恬然
不以為意是何異殺人而罪乃

兵也馮子浙人也性至孝少因其母
多病故精於醫又推有餘技以
活人挾其術以遊京師一時貴公
卿咸嘖知有馮子而馮子曾不一
干也若夫貧窮空乏不能延醫者
視之尤為加意予以善藥而不責

其酬故京師之人皆喜其來而嘆其
晚而一時之方士獨深疾之以仇馮
子怡如也久之又歆推其所以壽人
者以壽後世出其所為錦囊秘錄
者公之同好家宰杜公司啟魏公
均為之序茲又重為刪訂而之痘

巴月
疹之書先成來尚序於予。非能
文者。耿高其義。慕其人而自有
不容已於言者。蓋以人生不得為
相以佐

天子惠元。猶得精於醫。曾扶危濟
困。以登斯世於仁壽之域。足矣。馮子

無長人之責而乃憂人之憂急人之

急不啻若庸受以視夫世之居

其位而無裨於世者其相去何

如也余閱其書大約明標本扶元

氣為主而其酌古斟今間出己見

有允前人之所及言者洵可為溯流

窮源勒成書以利濟天下者也吾
願後之讀是書者師其意勿徒
襲其說讀其書因以師其人相
與深明夫陰陽消長之理虛實
寒熱之宜於此扶元氣而躋春

真臺以少助

聖天子保合之治其生民之幸也夫
馮子之志也夫

康熙壬午春正月

賜進士出身大理寺左評事湖廣
典試巴海祥撰





序

余聞諸古人曰達則為良相否
則為良醫夫醫一技耳何至與
相比倫誠以相之變理陰陽與
醫之參贊造化為道不同而其

弘濟蒼生則一也顧為太平之

相易為救時之相難當其外晏

田寧泰交一德調羹己年補表

已耳一旦臨大事決大務定大

策侃諤扶危定傾則必均

之救時之相維醫爾然察其虛
實審其標本扁鵲亦可奏功獨
至生死決於頃臾性急怒于呼
吸非有挫骨卓識詎能立危即
安醫道蓋至難哉夫自青囊失

傳醫學鮮有善本苟為良醫者
能以其得心應手之技筆之于
書而又援摭該博為世準繩其
功當不在良相下武原馮子楚

瞻與其小既恭存並精緩和術

世稱國手當乙酉歲余持節黔
中內子適抱纏綿之疾醫者競
投涼劑浸至核弱瀕危一錢諸
醫束手時馮子恭存客觀察阿
天署中延之診視云六脉皆虛

淝陽於絕法當峻補非重用參
附不可遂書一方進諸醫昨舌
力阻余方從豫恭存曰勢危事
迫諸君尚執道旁築舍之見安
用我為欲拂衣去余不得已就

其方稍減銖兩一進而起再進
而差諸醫頌首歎服此非其擔
當卓識能決大疑定大策同於
救時之良相蘇東坡余崇

息調撫江蘇阿君亦以多文多藝存

挖里省覲尋抵余署解裝見行
笥中弓秘笈額曰馮氏錦囊蓋
其封持晚氏所纂著也余閱
之不特援摺該博蓋以其乃心
應手之技學之書以為濟生寶

後余乃知恭存之學淵源固有
自也今其書雕版垂成予余為
序曠在音典予南來江東相業
首推謝安其地子幼度以八千
人渡江破符堅師百萬豈奇哉

異明有獨翔與良由東山家學
平居固有所授之也余既多慕
存卓淺而又喜楚瞻是書之足
以救時而煥功於良相也于是

乎言

康熙丙戌歲小春之吉

西河子準菴公氏書於

吳署之清德堂



異明有獨翔與良由東山家學
平居固有所授之也余既多慕
存乎淺而又喜楚瞻是書之足
以救時而矯功於良相也于是

乎言

康熙丙戌歲小春之吉

西河子準菴公氏書於

吳署之清德堂





序

醫之為道難言矣其法
雖備於古今其理則神
乎性命今夫軒岐而降
以至有明其間代不乏人

而又能著書立說以傳其
精思奧旨故其書多至
汗牛充棟指不勝屈使
後之學者童而習之皓首
而不得問津焉即能盡

讀古書而拘守陳跡靡
充變通以爲古人家良
之濟治之令人而不効者
此古之古人善書者不善歟
良以未能探本窮神古

人々逸雖存古人之精未
測也尚古之醫者於未病
先中古之醫者於將病之際
今世之醫者於既病之後醫
於未病之先者無傷其天

多戕其性順養永平故
多人常無疾醫者於將病
之際其培其天輔翼其
性祛其邪而扶其正故
人雖不能免疾而嘗知所

避至夫醫而於既病之後其

多天已薄其性已伐即

有貧虛且費經營况枵腹

其不察焉實安授以席

狼之劑温以膚藥之味大

則害人小則無濟人病久
此者皆不能盡讀古人之
書讀其書而未克搜其
與精以探本窮源也武
原馮子少奉母命遂潛心

爲閉戶十年其學皆探本
窮源得古人精髓其方
斛考一真切不事枝葉授
人數齋無不立愈者故是
方出戶道已大行已已走

京師請謁者相望於路
值六兒大病乃其天元薄
弱又冒風寒醫者之視者揣
摩齧屋窻莫能辨延馮
子玉則大劑桂附參朮之

類無程倍道日夜投之不
數日而轉又數日而愈多終

後志馮子之學探本之學也

靈疾如轉轅較之古人豈相

軒輕哉今年来抵持其所

著書名曰錦囊秘錄其
以示余閱其帙則探幽抉
微採古人之精華集腋為
裘納流成海間出議論
皆發前人之所未發洵

巨觀父且曰茲集寔心者
十五年矣自去有益
不敢私為願公於世行
且壽之梓公余言以為
弁余於馮子宜書於有三

以馮子之良於醫而余
固力受其益此一宜書馮
子曩奉母命令而果
能精其業以濟人也二
宜書且馮子精於其業

以成茲集而又能體母之
心不敢自私以公於世三
堂書是則馮子為醫良
也弘濟人如承先志也
克盡七子之詩云存子不

邇永錫爾類馮子有局
是書之取以可傳而不朽
也故為之序

康熙歲次辛未孟夏

渠梁老人杜立德書

於學古堂山台年八十

有一



序

醫道之通於相也古人言之
矣又曰醫酉者意也得其
意而通之可以貫天人達
陰陽補氣數之偏助存

養之益故世之善學醫者
必善養生善養生者必
善濟人何也強明則術即
為道也先年先太夫人
在堂為子不可不知醫酉日

檢諸書乃於古人微意未
能窺具一班後雖畧知藥
名不能診脈無從驗病余
因是知醫道之難不難於方
難於脈也年來見一醫酉即

与谈殿酉而诸殿酉亦德与古
人大论头大门顙相合及
立方投剂又往有忍有不
应者盖南殿酉以喜补不论
病之当补而既补之比殿酉

善攻不論病之當攻而旣攻

之大抵措下不明每致毫

釐千里之悞非藥之外口也

余都門抱疴遇浙醫西馮

君楚楚瞻卽与論病尚未見

異人者何在適西席張孝
庶暴病甚危余曰此中暑
也楚瞻眡之曰勞碌得之作
暑治則大誤只需湯飲中
帶二味投之不三日豁然矣

未幾四兒病熱余曰此必感
冒也楚瞻又胗之曰是矣但
虛弱至極宜先補後散余
勉從治數日後曰宜盡散
矣果微汗而愈至於衰死

委
之痼疾親眷之襍症一經診
視細心審察如響輒愈且焚
瞻念三濟人從不計利害曰
聊體母心也余壽伊母詩
有濟人干系叔春暉之句

嘉其孝耳 余既老且病邀

恩歸里楚之瞻携所著三書

入都致函問序以為壽世

計余雖未獲卒業想其十

三年中讀書驗病得心在

手之處總以曲盡其母之一念
是書所以可傳也方今

聖天子神智好學經史而外復
博極群書近者

特諭太醫院採輯折衷定為成

書躋春壽而登壽域意深
遠矣若三五日得附編載仰邀
大聖人如天好生之心布為九州
四海生之不窮之業洵醫酉林
之王道也即謂楚之瞻所學于通

於相也亦可矣

寒松老人魏象樞撰並書



序

昔義興太守許嗣宗精於
醫或勸其著書貽後世答
曰醫者意也吾意所解
莫能宣矣蓋深恐學古之

士泥於書拘於法引經斷
疾罔識爰通創為斯說以
教天下意深遠矣今者業
醫之家動以百計岐伯聖
經雷公炮炙伊贄湯液箕

子洪範越人問雜仲景傷
寒士安甲乙啓立子傳註
錢仲陽診議李時珍本草
綱目、不經見妄以醫名遂
至風寒燥生暑濕之六氣

喜怒憂思悲恐驚之七情
表裏虛實寒熱邪正之八
要浮沈遲數滑濇大緩之
八脉浮芤滑實弦緊洪之
七表微沈緩濇遲伏虛弱

之八裏長短虛促結代牢動
細之九道以及五行之生剋
十二經絡之傳變腑臟陰
陽天和歲令茫然莫解病
者當前所授非瘥以速膏

有嗚呼殆矣不知醫者意
也一語非讀盡軒岐以下書
不能出是言非讀盡軒岐
以下書不能行是言也武原
馮子楚瞻少業醫而行遊浙

東西間所全活無筭浙東西
士以醫名者咸俛首出其

下乙丑夏至京師強厯愈

多施濟愈驗名譽藉甚公

卿間一日來謁予出書一帙

曰錦囊秘錄集推採標
本縷晰條分使覽者按類
隨索瞭若觀火蓋祖軒岐
宗倉越法劉張朱李及前
後各家言博綜其義斷以

已見而成此集信醫學之
津梁百家之囊橐也然

則得豈興之言可藥天下

之讀古而不知變者讀武

原馮子之書可系天下之枵

腹而宜誤盧倉之術者

康熙歲次丙寅中秋書於

燕臺邸舍

潞河張士甄



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
間陰陽五行之氣得其中
風雨節寒暑時而人三起
居服食與其視聽言動喜

怒哀樂之皆無所過則心
和而形和形和而氣和氣和
而天地之和交應此所以長
生久視其效極於天地位
萬物育盡性以至命也

王亭
絃而日星之宿離不齊動散
潤暄之序時或爽於生長
斂藏之候而地氣之剛柔
燥濕寒煖亦不無高下山
澤之殊苟情性少乖不能

固於肌膚筋骸之會則戾
氣感之不能無病，不必
死也而生之者醫也。病固
不必死也而死之者亦醫
也。草根樹皮善用之皆神。

丹上藥也不善用之復益
乃鴆毒也視其病而拯生
之殺之之權信其術而授權
於生之殺之之手故其道不
可以不誨也古之人明於

四時五音六氣之變達於五
味六和五聲五色之宜寫
形聽聲切脈望色洞見五
臟癥結聞病之陽論得其
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乃

能調和血氣起死肉骨故曰
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儒不
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參天
贊化至聖至誠之能事良
醫固實與同功也三墳之書幸

存素問本草而自河間東垣
以後醫經之方論說滋多
學者承陋傳訛知其常不
知其變察其末不察其本
文中指下相懸而今病古方

不合口論耳食乃冒為定攻

補於三指判存亡于一息願

可僥倖得志者哉嘉禾馮

君楚瞻好古博學於茲揮軒

岐之旨精求跼鵠以來不

傳之秘神明變化不主故方
而言多竒中治輒有竒效
向者客游都下觀其理積疴
起痼疾有非尋常意見所
能及者又慮夫學者之擇焉

不精語焉不詳乃奮華羣
言訂偽存真刪繁就簡附以
經驗之方而明著其診治之
源委與其經權順逆斟酌
損益之故由斯道也可以療

天下後世之病不特視彼垣
一方而已楚瞻其通于天地
人者乎今

天子皇極旣建雨暘燠寒時

若燮理寅亮醫國上醫濟

濟盈廷而又得楚瞻之道陰相
翊禳今且刻其書以濟及天

下萬世庶幾宇宙之中太
和元氣無所壅滯而斯人
各正性命永無天枉之患

矣乃不禁喜而為之序
康熙歲次壬午十月既望
年家眷弟王繻撰

